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第一百十八回 勸兒夫奄妾進良言 殺從賊英雄畜首級

話說一枝梅將更夫殺死，隨即竄上屋面，依著更夫的話，直至末了一進，伏身屋上，將身子倒掛在簾口，輕輕的用刀尖在窗戶紙上戳了一個小孔，聚定目力望了進去。只見裏面燈燭輝煌，坐著一男兩女。男的便是楊璋，一個女子約有四五十歲左右的年紀，那一個卻只有二十歲上下。那半老的婦人卻生得端莊大雅，是一位夫人的樣子；那二十歲左右的，雖是個小家氣度，美貌天然，卻也生得不俗，不像那風騷一派。一枝梅看罷，心中想道：“這老的是楊璋的奄子，那個大約是他的妾了。”正欲竄身進去，只聽那半老婦人說道：“據老爺說來，鄴天慶與雷大春不日便要回來了？”楊璋道：“至遲再有五日，他兩人總有一個回來。只要他二人回來一個，便可與王守仁這匹夫開戰了。卑人不恨王守仁別事，我勸他的好話，他不相信，反將我大罵一頓。現在當今任用閹宦，讒害忠良，我輩雖做為他的臣子，終是栗栗危懼。寧王雖然是個藩王，待他的手下那班人極其寬厚，我今日歸順于他，將來他成了大事，我亦不患無封侯之位。可恨王守仁計不及此，反罵我背叛朝廷，甘心從賊，你道可恨不可恨麼？若能將王守仁這匹夫擒住，我定將他碎尸萬段，以消前日之恨。”

說罷，只見那半老婦人嘆道：“老爺但願目前富貴，不顧將來禍患。寧藩雖然待人寬厚，究竟是有心背叛，非若當今名正言順。老爺也要撫心自問，就是今日做了這按察使司，若非朝廷厚恩，那裏有這地步？寧王擅殺朝廷命官，居心造反，此時正是人臣盡忠報國之日。老爺不能討賊，已是落于下乘；再欲阿附逆王，于情理兩字究嫌違背。在妾看來，宸濠雖然勢大，終不能成其大事。一旦遭擒，必按國法從事。妾雖不明大義，似從賊究嫌不順。老爺若俯念夫奔之情，追想祖宗遺訓，雖不能出人頭地、做一個討賊忠臣，也當及早回心。或暗約王元帥即日進兵，作為內應，將來賊敗之後，也可免身受國法。若但圖目前，妾恐賊勢既敗，即老爺也不能置身法外。與其悔之于後，不若慎之于前。而況王元帥麾下，能征慣戰之士，武術超群之人，何可勝數，且皆是忠心亮節，扶弱鋤奸。寧王雖有鄴天慶、雷大春之流，皆一勇之夫，不足與論。就是那余半仙、余秀英兩個，也是旁門左道，邪術欺人，何能如王元帥亮節孤忠，為一朝名臣？老爺請自計議。在妾愚賤，本來有夫唱婦隨之道，但事關大逆，不得不苦口陳詞。若其不然，妾恐將來不但有殺身之禍，且有夷族之災。以老爺一人而上累祖宗，下連奄子，這是何苦呢？”

說罷，又見那少婦勸道：“老爺不必疑慮，太太這一番話實在不錯。寧王雖是個落藩，他現在造反，就是個反叛。老爺從他，不也是個反叛了嗎？能殺這個反叛更好；不能殺他，就是自己拚著一死，總比從反叛好多著呢！賤妾雖是個小家女子，蒙老爺做作側室，本不敢拂老爺的意，但是老爺要從反叛，賤妾也覺得不在理，還請老爺三思。”

楊璋聽了他奔妾這一番話，在那稍明大義的，也要羞慚不已；那裏知道他不但不知羞愧，反而怒不可言，潑口罵道：“你這兩個賤貨，知道什麼時事，敢來忤逆老爺的意見！若再多言，先將你這兩個賤貨置之死地，好給你們去做忠臣節婦！”他奄子見他如此，當下哭道：“你不聽良言，眼見得身首異處，連累家人。”楊璋的妾也就哭了起來，還是苦苦極諫。楊璋越發大怒，便要上前向他奔妾相打。

一枝梅聽得清楚，此時也就無明火起高三丈，立刻跳下屋來，用了個燕子穿簾的架落，將右手一起，這一掌先將窗格打開，身子一晃，就跟著進了臥房，“撲”一聲響，跳落在地，即將手內的刀向楊璋面上一晃，口中喊道：“楊璋，爾這逆賊！當今皇帝何曾薄待于汝，爾不思盡忠報國，反要從順逆藩。爾奄妾苦苦相勸，實系一派良言，爾不知羞愧，反而惱羞成怒，要去向他們相打。爾可認得本將軍一枝梅麼？本將軍今夜到此，本來殺汝，後聽爾奔妾那番相勸的話，以為你一時糊塗，經這一派良言，當可自知悔罪。

或如爾奄所說之話，暗約王元帥相助討賊，本將軍就可寬恕于你，不加殺戮。誰知爾不聽良言，怙惡不悛。與其待到後來賊勢既敗，爾不免有夷族之慘，不若本將軍先將爾殺了，將爾奔妾的這番話回稟元帥，好使爾奄妾尚不至因爾株累。”說著即走上前，將楊璋捉過來，按倒在地。正要一刀送他性命，只見他奔妾跪在旁邊求道：“請將軍暫為息怒，再讓妾等苦勸他一番。若再不從，聽憑將軍處治便了。”一枝梅說道：“爾等休得多言，本將軍還是因爾等深明大義，纔如此看待；不然連爾等一齊殺死，不免令爾等有屈。楊璋實系大逆無道，罪不容誅。他死之後，本將軍自為爾等于元帥前表明一切，斷不難為爾等便了。”說罷手起一刀，立將楊璋殺死。當即割了首級，一竄身上屋而去。

這裏楊璋的奄妾眼見丈夫被殺，雖是他罪不容誅，咎由自取，也免不得大哭起來。

此時前後的家人仆婦聽見上房裏哭聲，大家趕緊起來，跑到後面一看，只嚇得個個魂不附體。內中有兩個膽大的，忙問了緣由。楊璋的奔妾因即告訴一遍，卻不敢說出諫他不從，致被殺死，只說被刺客刺死，割去首級。于是合署的家人便各處尋找刺客。不必說尋不到，就便尋著，還有那個敢上前麼？只得鬼鬧了一頓，預備次日去寧王府報信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一枝梅提著楊璋的首級，出了按察使衙門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何不就此順至奸王府一行，將這顆首級送與他看看，好叫他知道我利害。”主意想定，即向宸濠府內而來。一枝梅本來是熟路，他們從前七子十三生大會江西的時節，他卻來過好幾次，因此毫無阻擋，穿房越屋，直至奸王的殿上，將這顆首級擺在宸濠坐的那張案上。一枝梅將首級擺定，這纔出來回營繳令。

你道一枝梅既然入得奸王府，為什麼不就此將宸濠刺死，豈不多了許多大事？諸君有所不知，宸濠的內宮卻是防備甚嚴，左右護從亦皆是超超等、頂頂好的武藝，若果能將他刺死，也等不到今日，當日七子十三生在江西的時節，早將他刺死了。一來因他防備甚嚴，二來因他氣數未終，勢必要等到那個時節，纔能將他置之死地。不必說一枝梅不敢擅入險地，就便能獨力而行，他們行俠的人也不肯逆天行事，所以一枝梅只能將楊璋的首級擺在宸濠平日所坐的那張案上，使他一見魂消，不敢小覷。

看看天明，當有值殿的差官將殿上打掃清潔，以便宸濠臨殿。及至收拾到案上，忽見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擺在案上正中間，面向裏，准對著宸濠坐的那張交椅。那差官一看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因道：“這顆首級是從那裏來的？”卻又不敢細看，只得報了進去。宸濠聞報，也是吃驚不小，當即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即傳齊護從，來到殿上。只見案中間那顆首級還擺在那裏，宸濠大著膽便走近案前，細細一看，但見鮮血淋淋，一雙眼睛還自睜著。宸濠看了一回，只聽“阿呀”一聲，嚇倒在地。畢竟宸濠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